



## 很远又很近

□苑广阔

在距家乡数千里城市工作和生活，注定了每年回家的次数很有限，有些时候因为特殊原因，比如女儿中考、高考，可能整整一年都不能回家一次。

不过得益于科技的进步，虽然我回家次数不多，但科技手段大大拉近了我与家乡的距离，有些时候，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甚至能够比一直生活在老家的父母还先知道。

我离家在外，很多小时候的玩伴，以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同学，都留在家乡工作和生活。我们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以后，可以通过他们的朋友圈，随时随地关注到家乡的大事小情、点滴变化。这些来自家乡的朋友圈，是我每天重点关注的对象，我经常会借看他们的朋友圈的新内容纾解乡愁。

家乡的人，出于种种需要，建立了很多微信群，包括村委建立的“村庄群”、小学同

学建立的“小学同学群”，甚至村里一个开超市的人也建立了一个顾客微信群，群里自然都是本村以及附近的人。这些大大小小的微信群，我都是其中的一员，虽然我很少在里面发言，更不会远隔千里在超市微信群里买东西，但是我每天都会关注群里的发言和讨论，从这些发言和讨论当中，感觉自己就在他们的身边，也在和他们交流，与没有离开家乡一样。

当然了，这些家乡的微信群，也有其他的作用。前几年，上级号召给村里的路面进行硬化，资金来源是上级补贴一部分、村里集资一部分。村主任在“村庄群”发布了募捐通知以后，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。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样在外面打拼的人，更是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，你300元、我500元，无论多少，都体现了大家对家乡建设的支持。我也以父母的名义捐赠了2000元，作为修路款。

自从给父母分别购买了智能手机，教

会了他们如何打电话、打视频，我就能够随时和父母通过视频通话，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。我知道，父母是从心里期盼着我能够经常给他们打视频，并且每次视频通话的时候，聊得越久也就越好。但是他们却很少主动给我打视频，主要是怕影响我的工作，甚至他们知道我每天下午会午睡，也尽量不在这个时间段打电话给我，怕影响我休息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除了通过这些方式和遥远的家乡建立联系，我还关注了好几个家乡的自媒体，有官方的也有个人的，通过文字、声音、视频，同样可以“零距离”感受到家乡。尤其是很多短视频博主通过家乡话直播，拍摄的短视频内容也都是家乡风物，更是让人备感亲切，感觉自己也回到家乡一样。

我离家乡很远，我又离家乡很近，这并不矛盾，而恰恰是社会进步、时代发展的结果。

在海门区四甲镇镇区古街道北侧，有一条水面宽阔、蜿蜒东流的运盐河。河的北侧立着一座占地约10亩的寺庙，叫宝光寺。寺内常年香客不断，烟火缭绕。从寺庙西侧的大门进去，向北转弯，青砖黛瓦的围墙下，有两口已有400年的古老水井。蹊跷的是，两口相距不远的水井，水质却分了咸淡。西侧的井水人口稍咸，而东侧的井水却淡。当地的人管出咸水的井叫咸井、出淡水的为甜井。

相传400年前的明末清初，长江北岸不断遭受大潮的侵袭，大片良田坍塌，古称“四甲坝”的四甲镇南部陷入大水之中，百姓深受水灾之害。为了祈求平安，当地的盐民和渔民们集资修建了一座三官殿，殿内植一株银杏树。几经沧桑后，三官殿易名观音堂。之后观音堂扩建，更名为城隍庙，当地百姓称其为四甲庙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运动中，四甲庙被拆除，咸淡井也成了无主之物。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那棵高大茂密、数人合抱的银杏树的毁灭，咸井也被掩埋掉了。

20世纪末，经相关部门审批，四甲庙重新重建。建成后，更名为宝光寺。1996年前后，镇上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文化遗址，咸井又重见天日。经勘察，除井上层的八排井砖侧塌外，井下的设施基本完好。经专业人员清理维修，咸井又焕发了青春，淡淡的咸水不断从井底涌出。

初夏的一天，笔者来到寺内踏访，亲见了一大一小两口古井。它们的位置一东一西，中间相距仅8.85米。挪开井盖往下观察，井口径不大，但深不见底。据寺庙负责人介绍，两口井原先是一样大小的，只不过位于西侧的咸井井栏在后来维修时修得大了点，而东侧甜井的井栏小，从外表看就有大小区别。两口古井历经几百年沧桑，仍水量充沛、水质清澈，天旱不干、大雨不溢。打一壶淡井的水烧开沏茶，清澈爽口、甘冽清甜。

自来水早已普及，目前附近仅有少数居民将井水用来淘米洗衣。昔日那种吊桶撞井圈、井旁男女老少欢声笑语的情况，已成为历史。

## “大哥哥”张炎武

□姚侃

张炎武是我大姐的先生，但我一直喊他“大哥哥”，从来没有喊过“大姐夫”。他是张謇老先生养子张孝则的长子，出生在春天开满紫藤花的濠南别业，从小养尊处优，年幼时有家庭教师授业，后入公办学堂，高中毕业于南通中学。

他为人随和，性格沉稳，做事慢条斯理，喜欢数学，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执着追求。他受祖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，立志从事实业报国的行业，1951年考取上海交大电机系。正逢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，上海交大一半的教师和学生统一划归到设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，张炎武也在划归的学生之列，并且专业也被改掉了。他认为校方应当征求学生意愿，不能擅自改动，虽然几次交涉但毫无结果，于是年轻气盛的他愤然退学，回家备考。以后虽然也有其他的院校录取了他，但不是机电专业，他都没有去上，就这样耽搁下来。

他求学不成，就去当时的实用中学当了数学教师，以后又到其他学校任教。当数学老师他如鱼得水，很是适应。这样过了几年，直到文化大革命劫难来临，只因他是张家长人，就被剥夺了当教师的资格，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保障。也许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，他选择了一个不用去求人却很困苦的工作——拉板车给人送煤球，做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却能自食其力，可以养家糊口的板车工。从一个富家少爷、老师到整天低头拉车浑身沾满煤屑的苦力，这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巨变，他却坦然上路，埋头拉车。每天一早出门，日落时分带着一身煤屑、疲劳回家，他不屑世俗的白眼、不惧煤车的沉重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一干近十年。我从没有听见他有怨言，他好像甘于当一个送煤球的板车工。这个板车工有三个独特之处：一是从煤球店的主任、会计到客户，没有人喊他“老张”“张师傅”，却异口同声喊他“张先生”，这也许是不少人知道他的身世，也许是因为言谈举止透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。第二把送煤球的工作做得极其认真，一叠叠的煤球摆放得整齐稳妥，就像黑板上整齐排列的数学公式一样；还有他会寻找最方便主家使用的地方码好煤球，就像解数学题选择最简便的方式一样。第三送煤球时他偶遇数学题做不出来的学生，便情不自禁帮助讲解，“孩童顿悟，家长称奇”，这样“张先生”的称谓也叫得更响。

文革结束，苦尽甘来，当了十年送煤工，他得以重返教师岗位。听说张家海外家人要来南通，有关部门把他住的巷子里的房屋粉刷一新，也来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他说“没有”，就这样他当老师一直到退休。他毛笔字写得好，“少年之家”的老师请他教孩子书法，给他讲课费，他说多了，退给人家。有些学生慕名追到他家里，请他授课，他则分文不收，乐此不倦。年纪更大一些，“濠南别业”请他去服务，他很乐意，因为他的内心深深眷恋着这生育他的地方。那边象征性每月给他二百元报酬，他不计较，准时上下班，工作十分认真。听说因为他的身形像张謇老先生，还请他穿上长衫扮“张四先生”，只是没有开口说话，多拍其背影，给他报酬他依然不收——这事我只是听说，没有见过。

他一直喜欢读书，即使在拉板车最困难、疲惫的日子里仍然读书不辍。家里有不少藏书，恢复工作后又买了不少，床前床后都堆着书，我大姐一直埋怨“连卫生都不好做”，他不听，仍然我行我素。

他脾气极好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未见过他发过火。他喜欢孩子也严格要求他们，大儿子十三四岁就帮着他拉车。几个孩子都不错，有的还小有成绩，他也从未炫耀、张扬。

虽然他是我兄弟姐妹四个的大姐夫，但我们一直喊他“大哥哥”，因为他对我们就像亲哥哥一样，给予许多关心、帮助。他的父母早年去上海，留给他的家业并不富足，但是他还是尽力帮助了我的家庭。小时候，我喜欢跟他去啬园，那时张謇还有侍女，见到“孙少爷”来了，总是弄些好吃的，我可以跟着饱口福；妹妹小，活泼可爱，喜欢跟他去老戏院看戏。如今我们兄妹都已是耄耋之人，但是当年大哥哥对我们的好却永远不敢忘怀。

我的大哥哥张炎武就是这样一个善良、正直、宽厚的好人，标准的传统知识分子。他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也没有什么令人称道的业绩，平凡简单但是充满传奇。他宠辱不惊，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世界，以善良的人性对待别人，坚韧不拔、积极向上。后半辈子他得以做自己喜爱的事情，享受天伦之乐，几个子女都十分孝顺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对他很关心、敬重。

前些年他的身体还算健朗，能够骑自行车接送孙女。他在通中求学时的老同学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慰祖来看望他时，老哥俩相谈甚欢。可是岁月不饶人，他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早年吃的大苦现在反映出来了。如今他身患多种疾病，已经不能下床，甚至语言交流也有困难。最近我去看望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的他，在小黑板上写上“大哥哥好！”几个大字给他看，他点点头，眼里有泪光闪烁。我紧握他的双手，祈求上苍眷顾我的大哥哥。

本报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

## 咸淡井

□黄凡 陆遥



## 我的高考

□任波宁

1978年7月，我参加了高考，从此个人命运发生了转折。

我从小对大学校园十分神往，憧憬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、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，并且觉得读了小学读中学、读了中学读大学，就该顺理成章。可是初中刚读一年，遇上“文革”，折腾了两年多后我作为“知识青年”来到海门县的凤飞村插队成了农民。那时大学不再招生，我的大学梦也就断了。

不过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究渴望，还是强烈充满我年轻的心。艰苦劳动之余，我会在油灯下、雨雪天，拿出哥哥姐姐用过的中学课本，看书、做题……虽然觉得自己乐在其中，但也会有不理解甚至嘲笑挖苦的声音。我没有放弃自学，苦恼的只是高中数理化课程没有老师辅导和实验条件，难以继续，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多读文科类的书，还在哥哥影响和指导下拿起画笔学起美术来。

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大学开始招收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、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，学校复核相结合。1972年春夏之际，南京师范学院（今南京师范大学）美术系有两个招生名额放到海门来了。我因为平时劳动表现不错，再加上为农民乡亲画过一些墙头、灶头的画，还参加过县文化馆举办的艺术创作学习班，也有作品发表或参展，报名后得到了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的推荐证明，有了到县里参加专业考察的资格。记得那天天气晴朗，我骑着向老乡借来的自行车从生产队前往县上考点报到，一路微风拂面，几十里的路毫不觉累。大学梦居然又续上了，整个人好像在飞一样。考试内容是临摹一幅连环画。考完后我自信满满，觉得自己进入前两名肯定没问题。后来听到消息说早有人开门占了名额，当时便有些愤慨然。

第二年，南师又来招生。我再去公社报名，可管事者不同意，说：“去年你不是画得不好，是政审不合格。”原来如此，谁让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呢？由于有点美术兴趣，后来收到了包裹，拆开是那枚胸针和他手写的卡片。“比蔷薇还甜，比木香更芬芳，是落在心间的第一缕晨曦，送给可爱的美丽。”

多年后，还忘不了那雨中的木香，想起了汪曾祺在《昆明的雨》中写下的诗句“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”。我想念那日的雨，想念那两株交织在一起的黄白木香花。

以前的铁锅都是生铁铸造的，生铁铸造的锅不经耐用，使用一段时间就有了砂眼、裂缝，以致穿孔漏水。那时人们收入低，铁锅价格又贵，所以坏了，舍不得扔掉重新买新的，而是请修锅匠修补后再用，到实在没办法补的时候才换新的。

濮家湾修锅的印师傅，高高的个子、长长的腿，挑着一副修锅的家当，一边走，一边吆喝：“修锅噢——修锅噢——”我们最喜欢到生产队大场上看印师傅修锅。他先

## 补锅匠

□程太和

将裂缝或砂眼处凿几个小眼，用炭炉将零件的生铁熔化在一个鸭蛋大的小坩埚里。然后左手托着一块巴掌大小的厚皮，上面铺着一层炉灰，从锅背面顶住预先凿好的小眼处，右手用钳子夹住一个小勺，从坩埚里舀出适量的铁水，倒在铁锅正面的小眼处，再用一个刷模轻轻一按，疤就冷却凝固了，接着用小砂轮打平滑。印师傅除了修锅、修搪瓷盆等，还帮生产队接犁头。生产队耕田的犁头断了，也请印师傅再接一个。

改革开放后，农民生活改善了，买个新铁锅也不在乎了，百姓种田也都是机械化作业，印师傅修锅、接犁头的生意一落千丈。考虑到他有一技之长，乡里把他安排到了农机配件厂做翻砂工作。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，欢迎来稿：  
wyhappy781@163.com